

# 藏在《山海情》后面的小学英语老师



杨筱艳接受现代快报记者专访

开年剧作《山海情》，无疑是2021年的爆款。该剧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，宁夏西海固人民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，将风沙走石的“干沙滩”建设成寸土寸金的“金沙滩”的脱贫攻坚故事。很多人都试图破解，一部看上去“很土”的乡村剧究竟为何大火？除了出品方“正午阳光”的金字招牌外，编剧的强劲实力同样不容小觑。一个偶然的契机，记者得知，署名“未夕”的《山海情》编剧之一，是一位在南京低调教书的小学英语老师——杨筱艳。

她是怎么“跨界”成为编剧大神的？日前，现代快报《读品》周刊专访了杨筱艳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王凡 姜斯佳/文 牛华新/摄

## 1

在南京长江路小学的校园里，杨筱艳的一天和其他老师没什么不同，围着孩子们转，忙碌而充实。

也许最近，家长们也在热追《山海情》，但没几个人知道，他们孩子的英语老师正是这部热播剧的编剧之一“未夕”。

去年疫情期间，杨筱艳接到了正午阳光董事长侯鸿亮的邀请，请她参与《山海情》的编剧。在此之前，他们因都市题材小说《乔家儿女》而结缘，有过愉快的合作。

杨筱艳从来没有写过农村题材，起初她有点犹豫。剧组没有给她剧情大纲，而是先后寄来80万字的数据。

不过，当杨筱艳投入地看过资料之后，宁夏西海固地区人民的艰苦生活让她震撼到热泪盈眶。“剧里那些事都是真实的。拿女儿换一个水窖换一头大牲口是真的；一家子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是真的；一家老小拖了全部的家当走了七天七夜到达玉泉营是真的，而他们全部的家当就是几把镐头几个箩筐和一些口粮；遭遇沙尘暴是真的，一顿饭里半是粮食半是沙子是真的；垦荒是真的，那些沙石土是一遍一遍过滤后才能种粮食的……”最终，杨筱艳将这些掺着血与泪的真实故事，一件件揉到了剧本中。

疫情期间，剧组每天要开好多次电话会议，有无数资料的往来，这其中包括《山海情》导演孔笙在疫情之前到西海固实地考察后，手绘的一份地图。

光是剧本最初的磨人物、磨梗概，杨筱艳和剧组同事们就花了两个多月，第一集的定稿改了五六次，最后才定下了合适的路子。写完13集，因为《乔家儿女》拍摄在即，杨筱艳带着不舍离开了剧组。

“他们又找了四个编剧加入，让我非常惊讶的是，这四个编剧全是宁夏和陕西原籍的，所以你们看到非常鲜活的台词，它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功劳，它是大家的智慧。”

《山海情》播出前，全剧组的人

也曾担心扶贫题材的农村戏太土，吸引不了年轻人。播出后的收视佳绩，让剧组所有人都很意外。

杨筱艳讲述的创作细节从一个侧面破解了爆款剧的密码。“你认真做这个事情，它一定会有回报。听说今年宁夏的红酒卖得特别好，这部剧带动了当地的经济。侯总一高兴，就给我们所有的编剧寄宁夏的酒作为今年的年礼，特别有意义。”

## 2

杨筱艳本科学的是英美文学专业，这些年来，她陆续出版了不少部翻译作品，去年刚出了新作《给孩子的莎士比亚》。

正式开始文学创作，源起于2006年在南师大读教育硕士时。有一门教育叙事课的结课作业要求把在教育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案例，用故事的形式表达出来。杨筱艳借此机会创作了一系列关于班上孩子的短篇小说，并在博客上连载。连载到第23篇的时候，一位出版社编辑在博客下留言，想出版这些故事。

第一本书出版后，杨筱艳把自己带过的班、操心过的事儿、朝夕相处的孩子们写成了一个系列故事，成为后来拍成电影的“五年级四班”系列，后来又有了“勇敢成长系列”……在儿童文学领域，杨筱艳笔耕不辍，今年1月刚刚出版了“年华璀璨系列”《冯李子的101个日子》。与此同时，她创作的成人小说《糟糠之妻》《果果的婚事》《烟花易冷》《乔家儿女》等小说也相继出版。

在杨筱艳看来，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并不存在分明的壁垒：“大家一定会觉得儿童文学是一个浅的东西，但实际上我觉得儿童文学它分两种：一个是儿童读物，一个是儿童文学。儿童文学首先它是文学，其次它才是儿童文学，这样看来它就没有任何的差别。”

正是在对儿童文学进行重新思考后，杨筱艳于2020年推出了转型之作——《荆棘丛中的微笑》，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三部曲故事。

为了把握好尺度，平衡好历史的苍凉悲壮与儿童的纯真，杨筱艳也

下了大功夫。在落笔之前，她做了六年的文献阅读准备，在此期间，她的儿子一路从小学毕业长到了读大学。这是杨筱艳非常看重的一部作品，2020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殊荣给了她巨大的鼓励。

## 3

近年来，杨筱艳强劲的创作实力备受业界关注，作品陆续受到了包括正午阳光在内的多家影视公司的青睐，她也就顺理成章走上了编剧之路。

她的儿童文学作品《五四班那些事儿》，曾被著名导演吴天明买下版权，由杨筱艳改编为电影剧本《孩子那些事儿》，导演王竞执导，获第二十八届金鸡奖的最佳编剧奖提名；小说《乔家儿女》被侯鸿亮看中后，由杨筱艳改编成电视剧本，刚刚杀青，不久的将来就会亮相荧屏。此外，《糟糠之妻》等小说也相继进入投拍计划。

惊叹于杨筱艳惊艳的跨界成绩单时，记者也想从她的身上探寻一个好编剧是如何炼成的。

“编剧是需要在做中学的，专业的东西要看，一定要去实践。我有一个特别大胆的地方，人家给我什么，我会说‘行，没问题我来写’。”杨筱艳有勇气，也有底气。

《山海情》之于杨筱艳，就像上了一次编剧的研究生课程一般，受益匪浅。“最难忘的是高满堂老师教我写驴。他设计了一个驴的角色，活灵活现，我写了八场驴的戏。最后因为动物的戏不好拍，没有拍出来，特别遗憾。但我学到的太多了。”

杨筱艳另一个编剧法则是不厌其烦地修改。“如果写的根本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，只要不对，你就推倒重来。”听起来淡然，背后却是一次次把剧本推翻重来的耐心与毅力。

有意思的是，只有在写儿童文学时，杨筱艳会署上本名，其他时候则多使用笔名“未夕”。所以，她班里的孩子们知道老师写儿童文学，但对“未夕”却不大熟悉。

杨筱艳对此并不在意，她很享受当前这种隐于幕后的生活。

「我不敢给自己一个准则，认真，凡事就怕认真。」



杨筱艳

笔名未夕，长江路小学英语教研组长、南京市学科带头人，新锐儿童文学作家，已出版儿童文学作品《五四班那些事儿》《著名小英雄历险记》《绿绿和他的小果子》《好小子齐咚咚》《我们班的“哈皮”事》《小侠齐咚咚》《马尾辫组和大耳朵弟弟》等多部童书作品，获首届上海童书节“金风车最佳童书”奖，2013年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大奖，2020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。出版长篇小说《糟糠之妻》《果果的婚事》《烟花易冷》《乔家儿女》等。电影剧本《孩子那些事儿》，获第十四届华表奖最佳儿童片，第二十八届金鸡奖最佳编剧提名奖。



扫码看采访视频

## 对话

### 最值得写的就是平民的历史

读品：《山海情》的人物在现实中都有原型吗？

杨筱艳：每一个人物都是真实的，有的人物可能是好几个人汇合在一起的。像水花这个人物原型，真的非常非常的艰苦，非常非常的坚忍。最初的水花被设定为老公意外去世，是一个守寡的角色，拉着她瘫痪的婆婆和孩子到金滩村去落户。但写到中途，孔笙导演说不行，说不能落入一个窠臼，就是所有的农村戏里都有一个小寡妇。他说我们的主题是扶贫，我们的主题是如何人与自然抗争，去争取一个更好的生活，而不是爱情。这一点特别打动我。我就说好，我宁可推翻重写。

读品：作为正午阳光的合作者，您能为我们破解一下他们能不断产出精品的原因吗？

杨筱艳：首先他们都懂行，侯鸿亮原来是做了很多年电视台，然后出来做影视，然后包括他手下所有的策划，都是一部戏一部戏慢慢磨出来的。另外一个，他非常鼓励原作者去参与剧的改编，我们自己的东西，我们会会带自珍，不会瞎来。

他们在制作上面也真的是不惜工本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拍摄《乔家儿女》那条街是在横店划了一块地出来，整个街搭出来的，每一个房子都是搭的，而且里面都能住人的那种。剧组专门请的是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个老美工师傅，老城南人。那个景第一次出来的时候，张开宙导演在手机上给我看说：“杨老师你看看这是不是符合你心目当中的城南？”我眼泪都流下来了，我说“我小时候就住在这样的屋子里。”就完全是那段历史的重现。

读品：您认为好编剧是如何炼成的？

杨筱艳：我不敢给好编剧一个准则，因为我认为我还没有那个水平，但是我可以给自己一个准则，认真，凡事就怕认真。比如说像写儿童文学也一样，我记得当时我在《荆棘丛中的微笑》写到重庆大轰炸，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资料去看重庆大轰炸，包括文字的资料、影像的资料，到最后你研究到几点几分日本的飞机起飞，从哪里起飞，它的路线是什么，以及日本飞行员他们在空中吃了一顿午饭，这午饭是什么菜。当时都有详细的记录，就是要精细到这种地步。

另一个是你有强大的搜索能力、观察能力和聆听的能力，还有一个就是不厌其烦地去修改。编剧难做的就是让情节落地，所以我是觉得人需要有一点年龄的积累，他才能做这个事情。

读品：您的创作理念是什么？

杨筱艳：我就是想记录平民的历史。在我看来，最值得我这个编剧、这个写作者去写的就是平民的历史。日常生活中，我很喜欢下班后去逛菜市场。菜市场里有形形色色的人，有的人会毫不避讳地大声谈论自己的私事，他们说得很随意，但我会把这些烟火气的生活听进去、记下来，作为日后创作的素材。这是最鲜活的平民的生活。

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口述历史，我看了很多口述历史的书，包括抗战时期的女性命运，包括大屠杀时期幸存者的口述等。我觉得它有一种别的文献资料没有办法代替的魅力，就是它关乎个体，正是这样无数的个体构成了历史。